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問辨録卷八至十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鍾　浩

問辨録卷八

明 高拱 撰

論語

問在陳絶糧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然否曰非也只是無上下之交耳人之為道也居必有積倉行必有餱糧豈有當行就行更不照管日用以至於絶糧豈不迂乎迂迂非聖人也愚嘗謂宋儒逺人情以為理使人

無所適從此類皆是

問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以為可曰可字最宜玩味言其隱便好隱伸縮以時更無繫吝非有所勉强而然也

問顔淵問為邦註云顔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然否曰此亦作好問為邦而已何謂謙辭曰行夏之時謂何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歴則然非始於夏也夏葢遵行之

耳然以正時則序無愆以授民則事不悖於天於人皆得其善是故百世不可改也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夏為人統商為地統周為天統然歟曰此後人附會之說也王者易姓受命務自為制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夏建寅商則建丑商建丑周則建子周建子秦則建亥秦不足言即殷周異建亦只自為制以新耳目耳而時令之未善有不暇計固非取義於天地也自夫子表夏時之為善漢唐以後乃皆行

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不然其不爲卯辰而酉戌也
者幾希矣此垂訓之功所以大也殷輅周冕謂何曰
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乎二者特以
示斟酌之意云爾即是而推則凡損益取舍以備一
代之制者固可以例知也樂則韶舞謂何曰韶舜樂
也孔子聞之至於不知肉味則其盡美盡善可知然
舜之樂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
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

乃為得耳若徒即用舜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放鄭聲鄭聲淫謂何曰惡鄭聲之亂雅樂為其淫也故曰鄭音好濫淫志故放之何謂淫曰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之懈慢故亂雅樂者鄭聲為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詞語也後人溺於淫字遂以為男女淫亂之淫亦既可

笑而考亭於鄭風詠他事者亦皆力攺舊序而强解為淫奔之詩以合鄭聲淫之說殊失其理夫鄭聲鄭之樂也彼淫媟之詞出自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金石用之朝廷邦國者也果是鄭樂乎以淫靡為淫亂既非其旨以淫詩為鄭樂亦非其實至攺舊說以為淫詩則尤牽合矣遠佞人佞人殆謂何曰巧言孔壬堯舜猶畏之而况於他乎葢佞人包藏禍心奸詭百出以是為非以白為黑密於窺伺善於逢迎君欲脩

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
賢則能巧譖其去儇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之如飴
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豈不可惡之甚然
斯人也惟大聖大賢乃能識而遠之後世若唐太宗
之英明亦既識宇文士及之佞矣然卒不能去而旋
又聽其說況他君乎則佞人之難遠可知為人君者
誠不可不深察而痛絶之也曰伊川云春秋之書百
王不易之法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顔子得聞嘗語

之曰行夏之時乗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
然否曰伊川以春秋為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
立法故以春王正月為行夏之時四代禮樂為其所
立之法然春秋只是明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
何嘗自立法度即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冕殷
輅韶舞何干葢謂告顔子者為百王不易之法可也
謂為春秋之義則非也
問臧文仲賢大夫也何乃竊位而蔽賢曰魯之為大夫

也獨文仲也與哉柳下惠之弗與立也獨文仲也與
哉惟其賢故責備焉彼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惡乎責
問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何以便可終身行之曰吾道一
以貫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問動之動民也猶云鼓舞作興云爾然否曰此章皆言
脩己之事未及於人曰何以云不莊以涖之則民不
敬曰禮云莊敬則嚴威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

曰則民不敬也者是言不可不莊耳非取必於民也

動之以禮如何曰盛德之至要諸動容中禮若莊而

不以禮則動不中節是於自脩之道猶有欠闕故云

未善也曰何以知動之不是動民曰方言脩巳忽及

動民義殊不貫且三復立言始末葢曰知而不仁則

不能守仁而不莊則無威莊而不以禮則恭不中節

是亦學問之疵猶未善也自知及仁守莊涖必至於

動容周旋中禮而後巳乃成脩巳之學似是如此

問君子不可小知曰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然否曰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爲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爲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未可觀乎

問當仁不讓於師曰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何如曰爲仁由已何與於名有名無名何所於遜君子惟有自脩而已不爲人也

問有教無類曰類有善惡之殊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是否曰非也類是族類言教之所施不分族類隨他各項之人但知求教即有以教之非謂類之惡也

問道不同不相為謀何如曰如謀國者必與為國之人謀不然非惟無濟必且敗也如謀為善者必與善人謀不然非惟無助必且隳也夫謂相為謀者彼此同心互相成也彼道既不同不止不肯實為我謀即令

悉心以謀之然非為國之人何以謀國非為善之人何以謀善其理不知其機不順從何發慮何處圖成固自有所不可也曰道之不同者止謂善惡邪正之類而已乎曰亦不然如農不與工謀工不與賈謀皆是

問三友三樂損益相反如何曰聖人之言意明而止曾無比對拘係晦翁最好比對故常牽制文義今以便佞為多聞之反曰無聞見之實佚遊為道善之反曰

惰慢而惡聞善宴樂為多賢友之反曰淫溺而狎小人豈不牽强亦是哭則不歌也要歌則不哭之意也其實損益各言非對言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反是者即損矣不必更言損也

問陽貨欲見孔子不過欲其助已為亂耳然否曰那里便要孔子助他為亂亦其偶起一念欲見之耳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然否曰避者本心也遇諸塗何所避亦不得已而見之非謂不終絶也遇者偶然

使其不遇固終絕也後儒但於惡人必苛索其未形之惡而過示其誅但於聖人必曲求其未然之情而附會其說雖是好善惡惡之心然亦皆出於有意也予所以每為此說者夫豈有他直以天下自有大公至正之理而君子當以蕩蕩平平為心心苟有偏則雖善而不得其正由是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欲天下之平也難矣且惡人亦既惡矣即過示其誅不能加也聖人亦既聖矣即附會其說亦不能加也而吾心

則有物矣心可容有物乎有物之心可以議道乎可以平治國家乎

問性相近也習相逺也謂何曰千古論性斷案莫的於此學者必當以是為凖焉曰伊川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何如曰人只是一箇性此言氣質之性又有何者非氣質之性乎曰朱子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逺也何如曰晦翁遵伊川之言

然不敢自定故以為兼氣質而言人只是一箇性此
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又有何所謂性者不兼氣質而
言乎曰張子亦云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焉者朱子又云有天地之性萬殊之
一本也有氣質之性一本之萬殊也何如曰人只是
一箇性又有何者是天地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乎
且氣質非得之天地者乎曰然則三先生之論謂何
曰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二說微有不同後世

儒者乃欲比而同之欲言性近則不合孟子之旨故曰有氣質之性兼氣質而言也以還却夫子性相近之説欲言性善則不合孔子之旨故曰有天地之性此性之本也以還却孟子性善之説其意固美然終不能使孔孟之説歸於大同也曰理氣之説歸於大同也曰理氣之説究竟何如曰氣具夫理氣即是理理具於氣理即是氣原非二物不可以分也且性從生生非氣歟從心心非氣歟而後儒乃謂理屬精純

氣或偏駁不知精純之理緣何而有偏駁之氣別何所存氣聚則理聚與生俱生氣散則理散與死俱死理氣如何離得而可分言之耶葢自孟子性善之說出有求其理而不得者則遂曰性惡則遂曰善惡渾則遂曰性有三品宋儒欲掃去諸說而還歸孟子也則又分理氣言之而以孟子之言合於孔子曰此純乎理者也此雜於氣者也乃亦卒不能合而又有以啓辯論者之紛紛然後乃知聖人之言明白精當而

人不得以為議也曰宋儒固不知性乎曰豈謂不知但其求合孔孟處未免强辭强辭便費解說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即氣氣即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有合孔子之旨學者只求諸明道先生則知孔子之說矣

問上知下愚不移謂何曰相近者常理也葢大段如斯者也惟上知下愚不移乃不相近耳聖人言無滲漏曲當其實故歷千古而人心皆合非若他人論性或

不得其理而徒得其一端便自有遺說也曰伊川云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是也人茍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否曰伊川之意謂下愚者非不可移乃不肯移也葢曰移之則移云爾而乃以徵性善之說不知他恁地不肯移者是何故上知却必不肯移而之惡者又何故夫非上知下愚不移而何

問鄉原德之賊也註云鄉者鄙俗之稱然否曰只是一鄉稱愿人而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舉刺之無刺閹然媚世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葢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有云漢文帝也只學得箇鄉愿然否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鄉愿則鄉愿有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

問宰予聖門高弟乃何至欲短喪曰自是聖門高弟即此亦自有人不及處何以故曰人於名義有不順者率甘心為之而又恐人議已率又昧而不言宰予即明言以請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實心也人之居喪徒有三年之空名者多其實一年之間何曾盡禮宰予盡禮於一年之內是尚有一年之實喪也以他人自欺之心而議宰予求教之實以他人三年之虛喪而議宰予一年之實喪其相去益遠矣曰然則夫

子何深責之曰人子而欲短喪是何言也則何為而不責但須有宰予不欺之實心一年之實喪而後可責以三年之愛彼三年之虛喪與夫欺其心而不以言也者求為宰予不可得也烏乎責

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歟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

問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說謂何曰此仁人之言也千載而下讀之猶能使人不忍之心惻然而動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孔子始政有告不孝者不以罪曰尚未有以教也則聖人之用心可知矣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散則罪多是民之有罪固上之驅之也夫既驅民於罪則豈惟不得情者不可枉其是非之實即得其情當其罪非復無辜者矣然致之自上罪不在民猶夫無辜焉方哀矜之不暇而又何

可以得情為喜乎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持是心也則所以慎於用獄以求得其情者既可想見而所以自反自盡務求不失為上之道也者亦自不容已矣曰上之不失其道也奚若曰富之而使之廉耻生教之而使之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茲無訟之本也曰若是而猶有冥頑不可以化敢於犯法者將亦哀矜之乎曰何為其不哀矜也亦不忍之心而已其罪在彼法則不可容也

問辨録卷八

問辨録卷九

明　高拱　撰

孟子

問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謂何曰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辨故於篇首發之不奪不厭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問沼上之對何如曰沼之對囿之對雪宫之對其意一也好勇之對何如曰勇之對樂之對貨色之對其意一也葢戰國之時虐其民甚民猶倒懸也孟子急於救之實有被髪纓冠而往之意故切切以與民同之一怒而安為說所以望於時君者甚切其心固可想見也曰救之何如曰省刑罰薄稅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便是救之之術於其急於救也可以見不忍人之心於其

王道之陳也可以見不忍人之政曰孟子動稱於王
何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以此歆動時君乎抑
果然乎曰固是歆動時君亦果然也孟子不云乎王
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
下可運之掌也
問君子遠庖廚何如曰既不可傷吾不忍之心又有以

養吾不忍之心不使之習而遂以忍也曰若是何如
勿殺曰不忍殺者人之本心然口之於味也性也既
不能免而老者非肉不飽尤有不能免者以故君子
於不得不用之中而猶有以存吾不忍之本心耳不
然則與其不綱何如無釣與其不射宿何如無弋蓋
釣弋事之不容已者也不綱不射宿而聖人之情可
見矣曰伊川謂凡力之能勝者皆可食但有不忍之
心耳然否曰既曰可食則何以又有不忍之心既有

不忍之心則何以又曰可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育豈以鳥獸供人之口腹哉且有知之物皆知痛癢而乃以就刀鋸赴湯火豈君子之所忍乎蓋不得已而用之耳若謂力能勝者皆可食而以為理所當然則力能綱固可綱也力能射宿固可射宿也而聖人又何為如彼哉而君子又何以遠庖廚為哉且虎狼力能勝人則食人固為可乎故食之者非以力能勝之為可也於遠庖厨而可以見仁人之本心也

問今樂古樂果可比而同乎曰孟子非為言樂特因好樂而引之與民同耳當時諸侯暴其民甚而民亦疾視其上如寇讎然若有能與民同樂者誠可致王又孰暇擇夫今之樂古之樂乎曰若得民之後而制禮作樂也則奚若曰畢竟是樂則韶舞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問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然歟曰積倉餱糧人生必用非好貨也爰及姜女夫婦與偕非好色也曰孟子何以

為好貨好色曰孟子亦豈真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

也但因齊王好貨好色故借古人以引之使與民同

耳易曰納約自牖夫牖明也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乃

納約之道孟子即其人欲之私而挽之於天下之公

則又不止自牖者矣曰君心天下之本固可容其好

貨好色乎曰醫書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當

是時民之憔悴於虐政如在水火也孟子切於救民

故但願人君與民同其好惡以出諸水火夫茍出民

於水火即好貨好色亦無不可也所謂急則治標者也曰救民之後好貨好色亦任之而已乎曰何為其然也夫苟民之水火既脫君之孚信自深則又自有從容轉移之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而好貨好色皆有以化之矣所謂緩則治本者也本不可以急治也曰伊川折柳之諫何如曰其意甚善而其作用則未然何以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能親親難以責其仁民不能仁民難以

責其愛物何者重者人所易明者也而尚未明乃以責其輕者將信之乎若既能親親則必責其仁民既能仁民則必責其愛物何者彼既明其重者矣因而通之則輕者可舉也斯納約之道也夫柳乃物之至微而折枝事之至細彼宋君者親親仁民愛物之理全然未得其虐民害物之事不知凡幾也而乃以折枝為諫則豈不笑之以為迂乎則豈不扞格不入而後有重大之事將亦不之信乎不能三年之喪也而

察其小功放飯流歠而止其齒決故曰其意甚善而作用則未然也然後乃知孟子之善引君於道也問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其說何如曰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已極孟子切於救民故每談湯武之事辭多激烈夫征誅豈聖人之得已者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曰恐後世以台為口實武王則曰我武惟揚殺伐用張於湯有光斯豈非為口實歟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

至德也已矣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其意可知
湯放桀於南巢猶以為慙武王則懸紂之首於白旗
而孟子又為之説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殊
無不得已之意固知與孔子之旨有不同也
問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其説何如曰太王肇基王跡遂欲傳位季歷以及
昌是以天下貽之也而貽之不取太伯與仲雍逃之荆

蠻是以天下讓之也而讓之不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天與之也而與之不取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人歸之也而歸之不取此其所以為至德也夫其三分天下有二也者豈謂取之而不悦哉乃文王只不取耳曰使文王至武王之時則何如曰文王之得民豈固有不如武王者乎武王之得民豈固有深於文王者乎其為取之而悦一也在文王惟有以服事殷而已使武王處文王之時不免伐紂使文王至武王之

時只是事殷安得遂謂占民心向背為取不取乎故取之悅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若謂取之不悅而不取是待時也時至即取之也而豈所以語文王乎曰孟子何以云然曰戰國時民困已極孟子切於救之甚有望於湯武之事故以文武並言而不暇顧少掩文王之至德中庸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夫武王之顯名亦止不失而已視文王之至德固不能無間也曰使孔

孟得為則何如曰孔子則為舜為文孟子則為湯為武何以知之曰觀其平日言語意向則可知

問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何遂可以保四海乎曰能充四端而至其極便是盡性聖如堯舜亦只是能盡其性能盡其性便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賛化育能充四端便是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夫何不足以保四海曰然則人皆可以保四海乎曰何為其不然也

亦在乎充之而已矣孟子之意正是如此章首不云

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

運於掌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能充之便皆有不

忍人之政便皆可以保四海也

問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註云己未善則無所係

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

善與人同之目也然否曰未可如此說舍己從人謂

無我也葢聖人之心至虚而取善至廣無分彼此但見一善便樂取之不知孰為巳孰為人也明目達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皆是舍巳從人樂取以為善者夫豈可分而言之曰巳未善則舍以從人人有善則取之於巳以為善與人同之條件乎若然則從人是箇甚取人又是箇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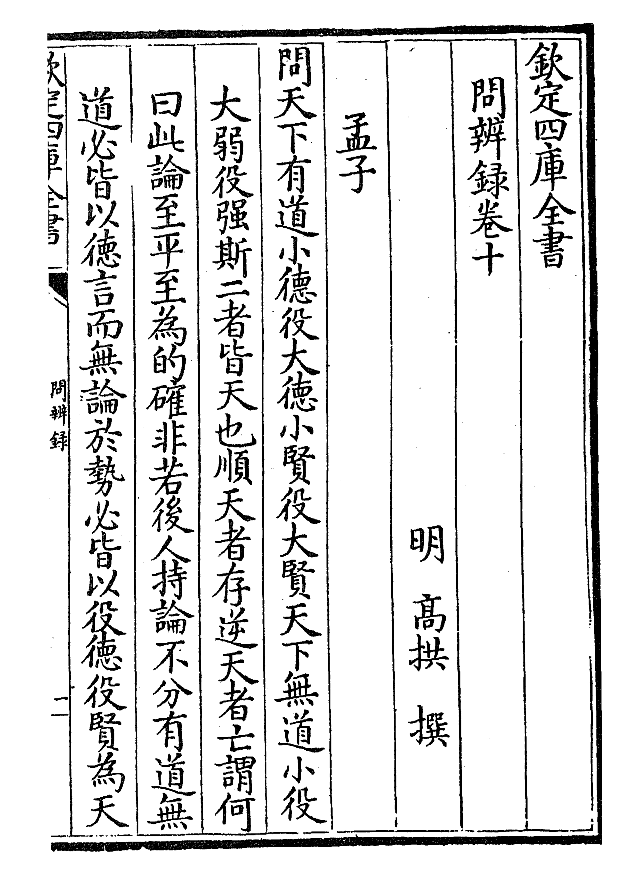
問春秋天子之事也是孔子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天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迹者也葢西周盛時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奉天子之明威故其為史亦皆紀天子之政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已甚天下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為制僭亂百出不知有天子矣故其為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此亂臣賊子所以交作而無忌也孔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一以為凖以明天子之法以尊周室以見天命之未改是為天子之事蓋曰此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

自紀其事者也曰註引胡傳為解何如曰胡氏以天子之事為孔子自為天子非惟不得春秋之旨不得孟子之言而於君臣之義甚有乖焉非所以為訓於天下後世也考亭據以為解其亦襲舊説而未之思歟曰知我謂何曰謂我志在於尊周也罪我謂何曰亂賊之交作也由無天子之法也天子之法明則為亂為賊罪狀顯著憲典有在如有舉而行者彼將焉逃是故亂臣賊子懼焉然明天子之法者春秋也

春秋我作也則豈不罪我乎而乃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真有罪焉則謬𠃊矣予嘗作春秋正旨發明頗詳今不備言也

問辨録卷九



問辨録卷十

明 高拱 撰

孟子

問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謂何

曰此論至平至為的確非若後人持論不分有道無道必皆以德言而無論於勢必皆以役德役賢為天

而不然者則非天也曰其義何如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為諸侯三德為大夫濟濟乎爾雍雍乎爾當是時而稱詐力是亂人也是故三苗竄防風誅至春秋戰國之時吳楚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之肉强之食當是時而不審己量力是愚人也是故江黄滅燕丹亡曰當無道之時而小且弱也則止於事大事强而已乎曰固也然豈徒以事人亦為善而已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是故大王避狄邑於岐

山之下王跡肇而周以興故曰如耻之莫如師文王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矣葢不惟化小爲大化弱爲强抑且化無道之世爲有道之世則善於奉天者也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也曰此爲有國者言之耳其在天下也則奚若曰吾嘗有言天下有道理爲主天下無道命爲主夫有道之世是非明賞罰公爲善者必昌爲惡者必殃貴若草木莫之或僭也其昌其殃雖莫非命然而理有可據天下之人不謂命也曰理固

宜然也故曰理為主理為主則命無可倖小人者惟有竄伏而已矣無道之世是非晦賞罰紊而善類屏息以畏讒飛塵之惡可行於比干桓魋之凶可加於孔子理無可據天下之人徒相與咨嗟歎息曰命實為之謂之何哉雖聖人於公伯寮之愬亦惟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於匡人之圍亦惟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而已使其處有道之世得志行道豈為此言乎雖亦莫非命也然而命之

說行故曰命為主命為主則理且不信於人而小人益肆矣曰君子之處之也則奚若曰順乎理不以怨天安乎命不以尤人惟知為善而已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謂何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其顒卬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消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之以至誠需之以寛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而歸諸

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黙而成之不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牿牛於童皆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開導為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罔覺潛順而不知為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曰吾從其諷者記曰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此亦大

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為主不恃此耳曰既云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孑孑者非不義然不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心上做

問子產以乗輿濟人何如曰此蓋偶為之事以大夫而

愛人如此以故百年之後里巷猶有稱焉惠而不知為政然乎曰子弟誨之田疇植之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閭井有伍子産豈不知為政者但偶逢徒涉遂以乘輿濟之固非不務為政日處水際而專以乘輿濟人也且即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輿梁之成必十二月非四時皆可為也洧出西山至近郊溱乃合流平時深及滕而已夏秋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産乘輿

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或孟子恐人崇尚小恩有乖大體乃借此以立論非真謂子産不知政也曰聖賢亦以乘輿濟人否曰不為也亦非必不為也或亦偶然而已焉則無不可者譬之救荒者然彼其素有善政使家給人足大殺不恇上也野有餓殍開倉以賑次也若道遇餓殍且死而簞有餘食則亦餉之豈謂吾自有賑恤之政誒其自及雖遇餓殍且死雖有餘食亦必不以救歟又豈

遂謂不務為政曰擕簞食索餓殍於道而救之鄭子産之事有類乎此但無關於政不可為常故孟子借之以立論耳雖然此自孟子事也若孔子則論事必得其實論人必當其情借以立論者則無矣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何如曰此孟子精微之訓也夫道二理與非理而已人但知理便是理非理便是非理出此即入彼矣然豈知理之至精處纔謂之理固有是而實非者乎是故或得其似未得其

真則毫釐且有千里之謬或知其一未知其二則舉一且有廢百之偏非惟不循理者恒出乎理之外即循理者亦每失於理之中也何以見得曰如使門人治喪豈不是禮然無臣而為有臣可謂禮乎辨同姓之娶豈不是禮然彰君之過可謂禮乎施惠豈不是義然子路治蒲不告於君而施惠可謂義乎能與能辭豈不是義然冉子之請粟原憲之辭禄可謂義乎諸若此者皆是見理不明故直以為是而為之也惟

大人察理至精灼見夫禮義中正之所在禮之禮則為之固有人以為禮而不為人不以為禮而為之者義之義則為之固有人以為義而不為人不以為義而為之者惟其是而已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惡得而惑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必有精義入神之學而後可以致用非夫得聖人之權者未足以語此也曰此大人對小人言歟曰非也為非禮非義者固是小人然止於不為非禮非義者亦未即是大人

夫大人者龍德而中正者也曰後之學者亦有斯乎

曰後世學術不明人鮮深造即以行誼聞者亦止做

得箇一節之士亦有不肯安於一節而求為大人者

然學未圓通而著力以為禮義亦止做得箇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其能得禮義之精微也者蓋鮮久矣

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之情也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何曰王者

之迹即所謂天子之事也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其政教號令布諸天下者皆王迹也迨平王東遷之後衰微已甚政教號令不復行於天下而王迹熄矣朝會禮廢天子宴饗之樂諸侯陳誡之辭皆不復聞而雅亡矣無詩是無王政也無王政亂賊所由起也是故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所以續王者之迹使既熄而復章也今孜隱公元年為平王四十九年是王迹熄時也而春秋始焉則可知

矣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列國之事春秋皆記之桓文為盛故以桓文言耳曰孔子奚取桓文也曰當時天下不知有周乃能尊周吏方陵夏乃能攘吏故有取也曰不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乎曰固也以桓文視三王則桓文罪人也而三王安在以當時諸侯視桓文則桓文之功多矣王室中夏姑且賴之矣而如桓文者又復幾何故不得已而取也曰功之首罪之魁然否曰謂罪則可謂罪之魁則不可夫桓文者彼

善於此者也彼善於此者為罪之魁則所謂今之諸侯者固皆罪之亞歟曰其文則史者何曰春秋魯史之舊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名即其舊文即其舊其為非孔氏之書可知已且史也者紀善之書也而乃謂以夏時冠周月可謂實乎而乃降人之侯與之以子可謂實乎故觀於其文則史之說則凡事非其實而强為之說者皆非史皆非聖人之本旨也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謂何曰明

天子之事以續王者之迹舉禮樂征伐之柄而歸還之合乎此者則是則有褒乖乎此者則非則有貶使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焉則其義也曰先儒有云春秋一字一義伊川云若只平平看去有甚意味其說何如曰伊川平生甚用力於春秋然著意太過務深求其理故每每以己意爲說不無有失聖人明白公平之旨考亭有云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孔子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

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又云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此論却平

問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註云澤謂流風餘韻也然歟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為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曰伊川云善惡皆及後世也然歟曰善及後世謂澤可也惡何以言澤且又何以五世斬乎曰吕氏云此自其子孫言也是故雖有善者繼之至五世必衰或生一不肖夏商周之世可數也雖有惡者繼之至五世必斬反生一賢

漢世張杜之後可辨也其說何如曰茲言更謬非所以為訓也然則何如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茲言為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謂何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吾之去孔子僅

百年也雖未得於親炙而親炙之者猶有存焉吾尚得以師之而竊孔子之教以自淑雖未及受業其門而動容謦欬得以聞之亦庶乎受業其門者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

問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焉與禽獸奚擇又何難焉其說何如曰孔子只是心無計較如公伯寮之愬只歸於命桓魋之害已只付於天不曰我是而彼非也孟

子便要分别人已是非是果在我則非必在彼亦妄而已禽獸而已何足校焉是棄之也且斥之為禽獸而後不校亦尚有不輕放過之意聖人不如是也此聖賢之所以不同也

問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其說謂何曰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乃所謂恝也孝子之心為不若是云也請言之曰我只

可竭力耕田共為子職如此而已矣乃父母不我愛我將奈之何哉是以竭力耕田共為子職爲已盡其在我無虧欠也是以父母之不我愛任之而已而不必求其愛也豈不是恝而無情乎故舜之號泣為怨慕必求我愛而後已不然則不可為人不可為子如窮人無所歸也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舜則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有加焉管叔流言周公則誅之何若是不同也曰

象曰以殺舜爲事自舜覩之止於害已而已害已則何所不容周公時周家初有天下武王崩成王幼武庚常思爲亂故特命管叔監之則其勢可知已所賴以爲安者惟有周公爲相耳而二叔流言以爲公將不利於孺子遂使周公不敢安而避位居東則幼君固孤立也當是時天下之岌岌又可知已曁成王悟迎周公以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夫以新造之邦當主少之時弼臣疑畏不安之際而管叔以王室懿親

挾思亂之武庚以叛則宗社必且傾危天下必且大亂而祖宗相傳之基業亦必且不可保故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而罪人斯得蓋為宗廟社稷天下國家計萬不得已而為之而其心之痛苦不幸可想見也故推舜之心即使象能殺已亦必無相讎之理推周公之心苟非有關宗社安危即使管叔殺已亦必無相讎之理此乃天理人情之至也曰呂氏云舜當時與象同其好惡則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周公處管

蔡者恐不在監殷之時而在於未使之日葢公既居冢宰之位彼其心以為我兄也乃不為冢宰故不肯帖服且或未同其好惡故不能平遂以殷叛其説何如曰舜與象同其好惡周公與管蔡顧不同好惡乎夫象惡人也而止行其惡於家故舜得以徐徐感化之然亦止曰不格姦而已安得遂以舜之心為心也管蔡惡人也而乃行其惡於國且既稱兵與亂矣宗社之安危間不容髪矣故周公不得施其感化必征

討而後國可安也且弟為冡宰不肯帖服固也而遂挾殷人以謀危自家之社稷此豈人所為乎以若人也即使周公為兄彼固肯已乎若謂或未同其好惡故不能平則是管蔡今日之舉固皆周公平日不能善處其兄之所致也而又何以為周公乎云云者曲為之説者也

問世儒有論曰堯視天下重於巳子然乎曰非也天下於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

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為天下也非謂視子輕乃重天下而不與也若曰堯視天下重於已子則是禹視已子重於天下真為德之衰矣而可乎葢各有所論原不相蒙非可以輕重言也

問伊尹處畎畆之中以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祿以天下弗視也繫馬千駟弗顧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諸人一介不以與於人當時果有此事乎曰處畎畝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孰祿之天下者而弗視其孰與之千駟者而弗顧又孰與之交際者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即其為人之素原始要終而推其畎畝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讀者不以泥焉可也

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廪備以事舜於畎

畎畝之中夫堯都去歷山千餘里妻之以女與之以牛羊倉廪可也而百官乃皆空朝以去越千里而事舜於畎畝歟又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當是時堯為天子舜為之甥殺天子之甥固不畏天子歟牛羊倉廪堯之物也可遂分用之歟猶之可也二嫂堯之二女也可遂使治棲歟象雖至凶止於殺舜而已而遂以云云天子固不能治之歟於理有難通者其謂之何曰

諸若此者皆莫可考有無不必論也書不云乎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溈汭嬪於虞如此而已矣諸說皆從此出有無不必論也

問有物必有則何如曰物氣之為則理之具有物必有則是此氣即此理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問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何如曰此亦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意聖人則不如此言且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聞譽不施於身無不可也

問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義何如曰此是一關在聖人則坦然

由之自有道理其他須用學力以過此關纔有成就非謂但經貧賤便能有所增益可當大任也然則何如曰必須識得玉女於成之理而堅强以持之隨事省悟使吾知益精而吾仁益熟便是過得此關則便可以為聖為賢當天下之大任而富貴不能淫處天下之大事而禍福不能動如其不可則便可以退可以死可以天下非之而不顧又如其不遇於時則便人不知亦嚻嚻獨善其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無

所往而不宜也這纔是英雄豪傑若不能過得此關使一旦得志便驕淫以逞不然便窮愁而無以自存怨尤而無以自遣落魄放僻强以自適而無所不至不可以為人矣况可當大任乎曰孟子為大任者言而子兼言窮達何也曰窮達命也命則在天君子惟知進德而已如孔老於行且多宋匡陳蔡之戹顔子簞瓢陋巷曾子敝衣耕於野古之聖賢何嘗皆達動心忍性豈惟當大任者然乎葢既困而亨則以成其

大業困而終於不亨則以成其盛德莫非所以增益不能者也曰堅持省悟其道何如曰易所謂貞厲者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乃立心自為巳始

問盡心章曰此專言心學盡心其至也然知性乃盡心之由存養為盡心之事而不貳脩身以俟則存養之成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葢言性即是天云爾存心養性而曰所以事天不貳脩身而曰所以立命可見性即是天故知性則便知天也請言之曰盡如中庸能盡

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即心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則知天即此而在非性之外别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心量可充是即所以事天也葢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

命而不憂是故殀壽不貳惟脩身以俟死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焉則命雖在天實自我立於生為順吾自為之順於死為安吾自為之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即心也天即性也命即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曰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於此同乎曰道問學所以知性尊德性所以盡心即是

此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此歟曰然窮理即是知性盡性即是盡心至命即是知天曰註云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然否曰盡心者全盡此心之理也豈知至之謂葢知性者物格知至之事盡心則意誠心正之事也曰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能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然否曰盡豈可以

言知盡心乃存心養性之成功固已履其事矣然由
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謂盡心知性知天
是知其理則是曰知其心者知其性也而可乎且心
既盡矣反身而誠萬物皆備矣乃於是而始存心乎
曰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
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
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然否
曰以知天屬殀壽不貳以事天屬脩身以俟既已支

離既已㝁合且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只是一句話
一件事即所謂君子行法以俟命者也若曰云云則
是曰非殀壽不貳固不知所以脩身以俟之然殀壽
不貳而不脩身以俟之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
爲殀壽不貳矣豈不益破碎乎曰殀壽不貳脩身以
俟之何以只是一句話曰脩身以俟之乃以足殀壽
不貳之意脩身以俟纔是殀壽不貳也葢非殀壽不
貳則脩身以俟者俟箇甚故不可以分也曰程子有

云能盡心則自然能知性何如曰倒言矣必知性而後可以盡心朱子云若不能知得却盡箇甚斯言是矣然朱子於中庸則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乃又不免自倒言也夫若不能知得却存箇甚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如何為正如何可為順受曰愚不肖而不知命也必且安為安為則有滅頂之禍賢知而不知命也必且强為强為則有壯趾之凶皆非

順受其正者也惟君子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夷
狄無入不得而死生禍福付之命焉斯為順受其正
耳曰孟子云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孔子則云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亦云由是
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為也若
然是生死乃自為之可為順受乎曰命以得其理為
正禍福雖則自至若苟然免難徒以偷生而以為安
所遇也可謂正命乎哉可謂順受乎哉故曰盡其道

而死者正命也夫成仁取義所謂盡其道也曰伊川云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惟循於義庸斷之以命哉然乎曰命天命也不知命何以樂天且義所不可固不可謂命若命所不可抑何可謂義乎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又云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則何嘗不言命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機在我然則行則藏便是義用之舍之便是命惟義所在即惟命所在非强命以從義也若

曰只言義不言命則是命與義歧而二之便有硬做的意思在似非所以語樂天也曰伊川又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為中人言也上知安於義中人安於命然乎曰中人焉能安命夫衆人恃命不肯為義君子守命不能安義聖人則樂天知命安而行之安命安義無可不可是故隨其所值而無不泰然者也

問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

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註云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然否曰本文自明白而解涉他求何言之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然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而人心亦皆有饑渴之害葢人為饑渴所廹每至失其良心是饑渴不止有害於口腹而亦皆有害於心也

若能不以饑渴之害口腹者而以害於心則是中有所主而外物弗能奪亦所謂從其大體為大人者也夫何不及人之為憂

問形色天性謂何曰此乃萬古的確之論言性者以是為本可也何以故曰形色氣之為也而天性即此焉氣之未始不為理也天性理之具也而形色即此焉理之未始不為氣也人生則形色完而天性具氣與理俱存也死則形色毀而天性滅氣與理俱息也是

氣即是理理即是氣不得以相離也而宋儒乃分而二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夫性一而已將何者為氣質之性又將何者為義理之性乎且氣質之性謂其雜於形氣者也義理之性謂其不雜於形氣者也然氣質之性固在形氣中矣而義理之性乃不在形氣中乎不在形氣之中則將何所住著乎蓋天之生人也賦之一性而宋儒以為二性則吾不敢知也曰踐形之謂何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便是踐

貌之實從作乂便是踐口之實明作哲便是踐目之實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實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曰一一而踐之乎曰何為其然也性具於心性盡則心盡而衆體從之斯為踐形而已矣葢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鑿其性形色雖具乃却空缺虧欠也

問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何曰前五者後五者皆性也皆命也然於前

則謂命不謂性人之所欲必當付諸天也於後則謂性不謂命天之所限必當充以人也是故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問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云非聖人之上復有一等神人然否曰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一等神人也

問惡鄉愿恐其亂德也鄉愿何以亂德曰黥墨殊形高深異致則人得而辨之可辨則何能亂惟夫非忠信而似忠信則人以為忠信斯亂忠信矣非廉潔而似廉潔則人以為廉潔斯亂廉潔矣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斯亂堯舜之道矣閹然媚於世則人不知其非而崇尚者多矣故亂德故可惡也曰今之為士者何如曰上焉者學為鄉愿其下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者而已矣曰何乃至是曰如此者

則為厚德為善官則達不如此者則為剛方為拂衆則滯是故梯突染而士無學腈韋習而官無政士無學故節義不興官無政故紀綱不振於是乎上下支吾彼此推委苟倖無事偷安自便無復忠君憂國之心倘值時勢危疑卒有大事則皆束手旁觀誰任匡扶之託此有識之士所以寒心而長慮者也曰然則世無君子乎曰何為其然也有之但必不諧於世故君子之道鮮矣

問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義謂何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葢曰聖人者出必有見而知之者行之

於前而後聞而知之者得以承之於後葢振古如斯
也然堯舜至湯湯至文文至孔皆五百有餘歲焉惟
皆先有見而知之者故後聖得以聞而知之也今也
去孔子之世僅百餘歲既非若五百餘歲之遠況鄒
魯相去又甚近其矩範有存焉又不止於世之未遠
而巳也然固無有見而知之者爾乎則亦無有聞而
知之者爾乎葢謂見知之必有而吾之聞知為尤近
也其前後文義亦自明白曰林氏云孔子至今時未

遠鄒魯相去又甚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有餘歲又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説何如曰若然是謂見知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亦自不成文理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何為言世之未遠可也而又言居之甚近何為固知其必不然也

問辨録卷十